



我写这个流水帐的时候,大哥和二哥都在睡觉,军师也在睡觉。

赤兔马站在我窗外,也在睡觉。

小时候我就研究马为什么会站着睡觉,研究了很长一段时间后,我发现没有答案。而苦恼的是我的童年惟一能记起的事就是这个了。

长大以后有段时间我开始研究大哥和二哥为什么要睡在一张床上,同样也没有答案。

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事是没有答案的,军师对我说过。

在我睁大眼睛思考问题的时候,我养成了睁眼睡觉的习惯,不知道以后有没有人研究我

这个问题。

很多人都说我长的黑，魏延说我掉进煤堆里绝对找不着，其实我觉得他长的跟只绿头蝇一样，有什么资格来说我。

我最好的朋友是子龙（大哥和二哥是我的亲人），他说我长的很男人，这让我从此改变了小白脸没好心眼的观点。

我喜欢喝酒，因为喝酒会让我忘掉很多事。我最喜欢和二哥一起喝酒，虽然他不能喝。二哥喝酒有个特点，怎么喝都面不改色，因为他的脸一直是那么红。

二哥其实是个很腼腆的人，有次他喝多了，和我唠唠叨叨地说了好多，他说他小时候和女生说话会脸红，而偏偏坐在他前后左右的都是女生，于是他的脸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

二哥不能喝酒，二两的小杯只喝一杯就可以睡在马厩里了。因此在温酒斩华雄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不会喝曹操那杯酒，否则我又要到处去找他了。

我的酒量还可以，是二哥的两倍。

我喝多的时候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，胡子都极力地向外张着，再多一点的时候，我会想明白很多事情，虽然酒醒以后我会全忘掉，但我还是喜欢那种感觉，军师说酒精可以刺激我的神经，让它们变得非常的敏锐。军师的话一向是正确

的。

大哥不喜欢我喝酒，他说酒会乱性。我很听大哥的话，但这件事我没有听。我说不清楚我对大哥的感受，但这世界上有些事情是没法选择的，你选对了专业，可能会跟错了导师，选对了行业，可能又选错了 BOSS，没有任何事是十全十美的。况且有些事情并非是机缘巧合，比如大哥之所以是我大哥，绝非因为我是他三弟这么简单。





大哥有两个女人，死了一个，后来又找了一个。二哥也有个女人。不过在有了阿斗后，大哥更喜欢和二哥睡在一起。不知道他们在一起聊的是什么。

军师的女人很特别，很丑，不过军师好像很怕她。他们在一起不吵架的时候很少。怕她是因为爱她，军师说。

我也曾有过一个女人，有段时间我们在一起很开心。可是过了没几年，情况就发生了变化，我们开始没有话说，我曾经以为这就是传说中的默契，然而，后来我知道这不是。有一天她说她无法再忍受我的呼噜声了，过了没几

天,她就收拾东西走了,除了她的首饰,还带走了我的马夫。其实有句话我从没有告诉她,我一直觉得她的脚有点大。

后来他们又给我找了个女人,但过了两天就被我休了。

举个例子,就好像我喜欢吃煎饼卷大葱,我今天吃的是煎饼卷大葱,明天吃的是煎饼卷



大葱，第三天我说我吃腻了，于是你给我上了份大葱卷煎饼。外表看起来是有区别的，但吃起来的感觉却是一样的。

我的女人离开我的时候，子龙正在谈恋爱。那个女孩胖乎乎的，鼻子上有很多雀斑。

有一次我忍不住问子龙，你到底喜欢她什么？子龙偷偷地告诉我，你有没有发现她的胸部很大？我想了想说，是挺大。那就够了，子龙眯成缝的眼睛里闪着光。

那天晚上我喝多了，轻飘飘的我感觉很舒服。我知道大哥和二哥在隔壁的房间，我看到子龙和那个女孩的影子印在窗棂上，我听到军师夫人尖锐的喊叫声。突然间我明白了两件事情，鸡蛋永远也不知道狗的乐趣；袜子破没破只有自己的脚知道。

很

多年前,当时我还在杀猪,一天有个算命先生说要给我算一卦,开始我不同意,后来他说只要一挂大肠就可以了,于是我就同意了。他让我随便写个字,我只会写自己的名字,于是我就写了个“翼”字,那人沉思片刻,问我叫什么名字,我说叫张飞,他又问我中午吃的什么,我说吃了三大碗米饭。于是他摇了摇头,把“翼”字上面的“羽”划掉,加了个“米”上去,嘴里说道,酒囊饭袋,酒囊饭袋。然后转身走了,连大肠都没拿。

这个人后来我又见过他,他叫杨修,被曹操杀了。据说是因为他太聪明了。

原来太聪明也是一种错，这让我想起了阿斗。

阿斗是个很奇怪的孩子，九岁时才能用双手加双脚数到十八，平日里总是呆呆地看着一个地方发笑，很少说话。他们都说这孩子脑子有问题，比如你给他一块点心，他总是拿到屁股上蹭两下再吃，为此大哥打过他好多次也没用，于是大家总趁大哥不在的时候用点心逗他。有段时间我一度以为他是让子龙在长坂坡那次蒙在怀里给憋坏的，觉得他怪可怜的。

后来我才知道我错了。应该可怜的人是你我和那些给他点心的人，军师说，你有没有发现阿斗几乎每天都有点心吃？我恍然大悟，从此不再用点心逗他，而阿斗从此看军师的眼神也变得沉沉的。

我不知道阿斗是不是个聪明人，但有一点我敢肯定，至少他不是个傻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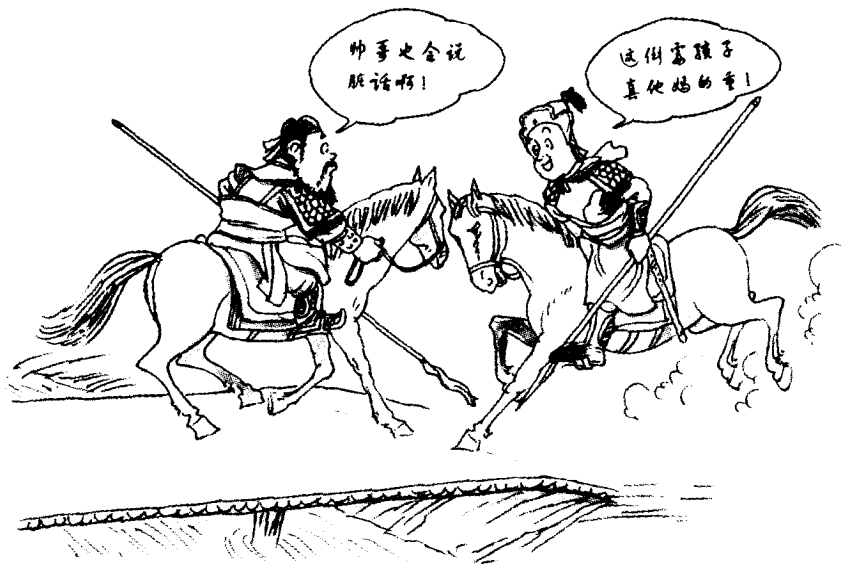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人装聪明不容易，装傻则更难，而一辈子装傻则更是难上加难。

一个真正聪明的人往往不怕他的对手装聪明，而害怕他的对手装傻。这使像我这种低智商的人也钻了不少空子。比如那次在长坂坡。

那次的情况真的很危急，子龙一个人冲进曹营里救阿斗，大哥和军师脱了鞋狂奔了六十多里地，醒过神来后让我

回去接应子龙。我单枪匹马地杀了回去，在桥头看见子龙，他已经累得口吐白沫了，见到我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：这倒霉孩子真他妈的重！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子龙说脏话，我说：兄弟你先闪吧，我挡着。

子龙走后不久曹军就追上来了，黑压压的好几万人，为首的那个白胖子我不认识，不过我猜他就是曹操，果然那人问道：来者何



人我想反正今天是没戏了,索性大喊一声:俺是燕人张翼德,俺就一个人,来吧,拿钱砸死俺吧!曹操愣了一下,与左右嘀咕了半天,然后下马在地上画了好几个美女图,再然后竟然一声呼啸撒了。

到现在我仍然不知道曹操画那几个美女图的意思,但有一点我知道,以后我在更多场合会变得更傻。

（四）

那一年夏天，我还在涿郡，一日遇见一个道士，尖下巴，三角眼，手持拂尘，看起来有点猥琐。他拦住我上下打量着，我正因为赌钱输了窝了一肚子火呢，上去就给了他一个大嘴巴，骂道：臭牛鼻子，你看大爷做甚？那老道端的好涵养，眼瞅着五根手指印从他的脸上慢慢地凸现出来，他竟然咧嘴朝我笑了一下，说道：果然好力气。

他这么一笑，我倒有些不好意思了，我张飞向来是吃软不吃硬的，俗话说，恶狗不咬笑脸人，于是我便将底下踢出的一腿生生地收了回来。伸手摸了摸衣兜，一文钱都没有了，于

是把昨天卖剩的一个猪腰子掏出来给了老道，
对他说：回去补补身子吧，看你瘦的。

老道接了腰子，对我又笑了一下，然后噗
噗从嘴里吐出两颗牙，说道：这两颗牙折磨我
一年了，始终没有勇气拔下来，今蒙义士相
助，又赠腰子一个，贫道感激涕零，这里有三
个锦囊，请义士收好。

说罢递给我三个绣花锦囊，我正疑惑中，
却听老道继续说道：切记，不到万分危急时不
要开启。说罢扬长而去。



我拿着锦囊愣了半天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锦囊妙计？

回家后，我蹲在厕所里大便，心里想着刚才的事，越觉得蹊跷，拿出锦囊来左右看着，一狠心，便拆开了一个，却见一张纸条，上写：用此纸擦屁股吧。落款：左慈。

我靠，摆明了在耍老子嘛！我大怒，又拆了第二个锦囊，又是一张纸条，上写一张不够？那这张也接着擦屁股吧，笨蛋。落款依然是左慈。

人在盛怒之下脑子往往会比平时清醒一些，我当时就突然平静了，觉得这个锦囊真的很灵验啊，于是后悔自己莽撞地拆开了那两个锦囊，但过了一会我就开心了，因为我庆幸自己没有打开第三个锦囊。其实有些时候开心很简单，只要你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。

自从有了这个锦囊，我觉得做什么事都信心百倍。怕什么？我有锦囊妙计，大不了到了危机时刻我把它拆开，肯定万事大吉。于是我自此勇往直前，行军打仗，莫不身先士卒，敌人因此也闻风丧胆。我也格外地珍惜那个仅存的锦囊，有几次算是危急的时刻我都没舍得用，比如徐州曹豹告密那次，比如芒砀山与大哥二哥失散那次，比如长坂坡。而每次也都逢凶化吉，有惊无险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突然发现锦囊不见了。而且是早已不见。又似乎那个锦囊从来就没存在过。

（五）

我平生有两个爱好：喝酒、赌钱。

喝酒我前面已经说过了，它让我可以得到暂时的清醒。而赌，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。我说不太清楚为什么会喜欢它。

大哥不喜欢赌钱，他更多的时候在想一些事情。二哥也不喜欢赌，通常没事时他会看书。军师就不用说了，假如有一天他老婆没有和他吵架的话，他可能会搬个梯子到屋顶看星星，不过这种时候一般很少见。

而我喜欢赌钱，我喜欢那种屏神静气的气氛，也喜欢那种眼红脖子粗的场面，在那个青瓷大碗被揭开的一瞬间，血脉喷张的那种感觉

真好。

其实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赌博和打仗一样，一个是赌钱，一个是赌命。在赌场，如果你遇到一个高手，那么你的赢面会小很多；同样，在战场上，如果你遇见吕布，那你活着回来的机会也很小。不同的是，我在赌场上是输的多赢的少，而在战场上却相反。这证明了你的武功和智商成反比，魏延说。这我得承认。

说起吕布来，我不得不伸出我的大拇指喊一声好汉子。在虎牢关那次，我、大哥、二哥三人都没从他身上讨到便宜，实在是让我佩服得很。当天晚上回来，大哥在那里紧锁眉头长吁短叹，我以为他牙疼，就掏出块狗皮膏药来要给他贴上，谁知大哥把手一挥，叹道：此人不除，我焉能得天下！我这才明白原来大哥说的是吕布。于是我自告奋勇要去提他的人头回来，虽然我知道他提我的人头的可能性要大一些，但大哥的心病就是我的心病，大哥的天下也是我的天下，当然最重要的是大哥肯定不会让我去的。

虽然那次我没去，但我明白了大哥的意思。于是在接下来的很多场合我和大哥都在唱戏，他唱白脸，我唱黑脸，都不用化妆。直到吕布在白门楼被曹操所擒，曹操让大哥来决定吕布的生死，我知道吕布死定了，虽然他口口声声提起辕门射戟，但其实他不知道，那只戟原本就在底下系了透明的

细线，他的弓一响，埋伏的士兵便将戟拉倒，否则就算他的射术再精，又怎么可能将我们哥仨的性命压在他的稳定发挥上呢？

吕布死了，大哥那天破例请我和二哥喝酒，两杯酒下肚，我又感到了那种飘的感觉，我突然觉得其实我这一生也在赌博，我把宝押在了大哥身上，他赢我才能赢，而大哥呢，他把宝押在谁身上呢？是我？是二哥？还是阿斗？亦或是他根本就没有参与？酒劲上涌，我又糊涂了。



透几天阴雨绵绵的，没什么心情，看着身边来来去去的这几个人，觉得有必要把他们记下来，因为不知道哪一天可能就见不到他们了。

那个坐在那里仰面看天的人叫魏延。当年魏延在长沙杀了韩玄救了黄忠，前来投奔大哥，大哥大喜，军师却大怒，命人把他拖下去砍了，我和二哥当时都很纳闷。当年大哥三顾茅庐请军师的时候，我当时倒是想把这个大冷天摇把鸟毛扇子的家伙给砍了。

大哥问军师为何要杀魏延，军师解释说魏延的后脑长了块反骨，日后必反。其实军师的这句话我根本不信，魏延当时带着头盔，军师